

## 自傳——代序

余於民國紀元前四年，生在熱河建平縣海棠川章京營子。（即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）祖父康義，父康金財。以務農爲業，家稱小康。

九歲時，入喀喇沁右旗立崇正學校讀書，因良師督導，故成績優異，常蒙嘉許。迨崇正學校畢業後，爲繼續深造，乃負笈北平，入蒙藏學校師範班攻讀。不幸學業未成，直奉戰起，熱省騷然，民多流離。余既底學費之來源困難，該校復由官費改爲私費，迫不獲已，始忍痛輟學，經崇正校長邢宜廷先生之介紹，任本旗辦公署書記。

先是白雲梯先生奉本黨總理之命，組織內蒙黨部，召訓蒙旗青年，以奠本黨之基礎。余遂加入本黨，并奉爲本旗代表，於十四年十月，偕陳國珍，閻廉伯等同志，參加張家口內蒙各旗代表大會。

白公黨國先進，精明豁達，素爲全蒙人士所仰慕，被推爲內蒙黨部第一屆執行委員會主席。并經大會決議，擇派優秀青年，至外蒙軍校受訓。余復膺選，入該校騎兵科。翌年春，白公前往庫倫視察，以內蒙軍事，急待開展，乃囑余同返張家口。旋又隨赴包頭，與王德呢嘛（活佛）等商組國民軍後方守備司令部，由王任總司令，荐余爲該部軍需處長。復并轉任青年軍官學校隊長，駐伊盟全權代表。內蒙黨部爲貫徹革命工作，嗣又組織內蒙國民革命軍，白公自兼總司令，伊德欽任參謀長，并先後派余爲執法隊長，黨國代表，及營長等職，在白公領導之下，爲內蒙之革命工作，聊盡棉力。

十六年秋，內蒙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，派員護送蘇聯軍事顧問團烏斯馬諾夫，謝福林，

謝爾格也夫，萬自來，布留馬等二十餘人四圍。因取道阿拉善旗，須有探蒙語者隨行，白公命余担任翻譯，并允於事後由蒙方及軍部，資送蘇聯留學。余乃欣然應諾，遂該圖至庫倫，同年十一月，即抵莫斯科，入東方大學。

二十年九月，余自該校畢業，原欲返國爲本黨効命，不意抵庫倫後，「九一八」事變已起。蘇聯及外蒙當局，以余爲國民黨員，且爲白公幹部，留蘇四年之共產教育，尚未能轉移余之思想，遂拘不放行，留在外蒙教育部及工會任職。二十六年九月，蘇聯發動赤色恐怖，外蒙當局終以中國偵探之罪名，捕余入獄。在悠長之不幸遭遇中，余先任犯人翻譯，兼負看護之責，後乃專任醫務，爲犯人診病。三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獲釋，復被派爲包頭內務部監區醫師，日與數千「思想不正」之苦工爲伍，藉以監視。

去年冬，余因病往庫倫，聞高立德（俄名依萬諾夫，爲蘇籍之中國司機）常去滿洲里等地，爲蘇軍送汽油，乃拜爲義父，求其營救，當蒙允許。十二月十八日，余隨高氏出發，經其再三叮囑，千方掩護，始安抵多倫，宿一喇嘛廟，適遇同鄉加木巴喇嘛，承其關注，資助旅費，余乃滿懷希望與痛恨，於風雪交加中行抵北平，重吸祖國之自由空氣。

回憶二十年來，余雖親歷蘇聯及外蒙共產主義之薰陶，身繫囹圄且達八年之久，然余之信仰並未稍變。蓋余所目睹之外蒙獨立，純受蘇聯操縱，外蒙人民毫無自由可言，較之總理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，相差遠甚。余既爲本黨之一份子，決誓爲三民主義而奮鬥，以完成建設新中國之偉大任務。

今外蒙既因外力之壓迫，與我國邊疆政策之失敗，而宣告獨立，遂爲蘇聯侵略內蒙之根據地。茲爲防患於未然，并供我國邊政之借鑑起見，就耳目所知，將赤色外蒙之謎，揭於國人，以作研究外蒙問題之參考。倘蒙指教，實幸甚焉。

## 第一章 外蒙獨立之經過

### 第一節 第一次獨立

外蒙東界興安，黑龍江，南界察哈爾，綏遠，寧夏，西界新疆，北界蒙古之布  
里雅特蒙古自治州，在中國全部之北面。東西距約四千餘里，南北距約三千餘里，面積共約  
六百二十六萬八千餘方里。

遼當民國以前，俄人對於外蒙之侵略，即已開始。如尼布楚條約，恰克圖條約，塔城條約  
與愛琿條約之訂立，外蒙之領土與主權，均屢受其蠶食。然俄人之貪心未足，於清季末葉  
，目睹我國政治之腐敗，南方各省正倡革命運動，滿清政府不暇北顧之際，遂煽惑外蒙活佛  
哲布尊丹巴，於宣統三年，宣布第一次獨立。

哲布尊丹巴之所以爲俄人利用，實因其不滿清室之措施。先是乾隆年間，增設庫倫辦事  
大臣，曾奪活佛之權。道光時，并拒活佛謁見，益致不歡。宣統二年，清廷因西藏達賴圖叛  
，降旨革去活佛名號，哲布尊丹巴以下，莫不悚懼危懼，其謀反之念，遂以滋生。當時庫倫  
辦事大臣三靈復承清室之命，舉辦新政，於庫倫設立兵備處，巡防營，交涉局，墾務局，郵  
政局，電報局，車駝捐局，木捐總分局，憲政籌備處，商務調查局，實業調查局等機關，一  
切需用，悉由蒙民供給；蒙民不堪其擾，相率逃避。兼以北京軍政府派專員唐某前往庫倫練

兵，飛揚跋扈，苛政聚斂，尤使蒙民憤慨，決獨立以求生存。

宣統三年六月十五日，外蒙親王杭達多爾吉，先將會盟之名，調集四盟王公，密議獨立之計，當經一致贊同。旋杭達多爾吉乃密赴俄京，以活佛哲布尊丹巴欽命外部大臣身分，面晤俄國外部大臣沙索洛夫，同謁俄皇，進獻貢禮，深蒙優遇。外蒙之獨立，於是得有外援矣。

迨辛亥革命起，庫倫辦事大臣衙門忽接外蒙四盟王公呈稱：「現聞內地各省，相繼獨立，革命黨人已取道張家口，威逼庫倫。我喀爾喀四部蒙衆，既受大清恩惠二百餘年，既此情景，何忍坐視？我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，頃已傳檄，征調四盟騎兵四千人，進京勤王。請即依教發給槍械糧餉，以應急需，并限於三小時內，批示」。同晚并接哲布尊丹巴飭云：「爲扎飭事，康熙以後，我蒙古所受恩遇，雖甚優厚，乃近年以來，滿州官員，對我蒙古，欺凌虐待，言之痛心！今內地各省，既皆相繼獨立，我蒙古爲確保領土，維護宗教起見，亦應隨聲影從，以求安全。頃已由四盟公推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大蒙古獨立國皇帝。庫倫地方既無用中國官員之處，自應即時全數驅逐，以杜後患。合行扎飭該三盟，限於三日內帶同文武官員暨步馬兵隊，趕速出境，不准逗留，故達即以兵力押解回籍。此飭」。三盟被迫無奈，遂由俄署護送，前往恰克圖，取道西伯利亞返京。

宣統三年十月九日，哲布尊丹巴，偕其妻額爾多尼莊北廟受賀登極。哲布尊冠莊辭黃冠，御緒龍袍，上黃幄寶座，宣布獨立，稱大蒙古國，以共戴爲年號。并組織外蒙獨立政府，

設內務、外交、兵務、財務、司法各衙門。內務衙門兼管典禮台站事宜，外交衙門兼管教育電政鐵路事宜，兵務衙門兼管工程事宜，財務衙門兼管稅課事宜，司法衙門兼管中俄蒙民刑會審事宜。另設總理一員，由以上五衙門內公舉大臣一員兼充，總管官府各事宜。

自外蒙第一次獨立後，俄人爲費其歡心，對其王公喇嘛均予以重賄，並允予貸款，以供建設。外蒙之權貴，聞訊狂喜，一唯俄人之命是從。然一因彼等向無理財經險，二因國內尚無固定收入，故自民國元年，至五年之間，外蒙政府雖貸款至三千萬盧布之鉅，僅是供其揮霍，迄未樹立財政自主之基礎。

民國三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帝俄自顧不暇，對外蒙減少有協助。且以其戰費浩大，羅掘俱窮，內亂頻仍，盧布貶值，外蒙人民所受之壓榨與損失愈大，其取銷獨立之意愈亦愈堅。旋俄國十月革命成功，對外不再貸款，不僅使外蒙之財政陷於絕境，即其權貴之生活，亦遂成問題。民國七年，蘇俄之勢力漸及西伯利亞，帝俄白黨領袖高爾却克，謝米諾夫等，力有不支，乃退守蒙邊大施撿擾。日本以有機會可乘，更從中煽惑，共抗赤黨，外蒙權貴，因黑（王公）黃（喇嘛）兩派之爭，實力渙散，睹此情景，痛恨萬分，乃慰請我國政府予以援助。時適值協約國決定出兵西伯利亞，鎮壓過激黨徒，中日軍事協約又有中國軍隊經庫倫進取貝加爾湖之規定，迨我國之邊防軍抵達庫倫，各處糾擾，始得稍戢。外蒙權貴知外力難恃，遂決然變計，取消獨立，實行自治，仍受祖國之保護。